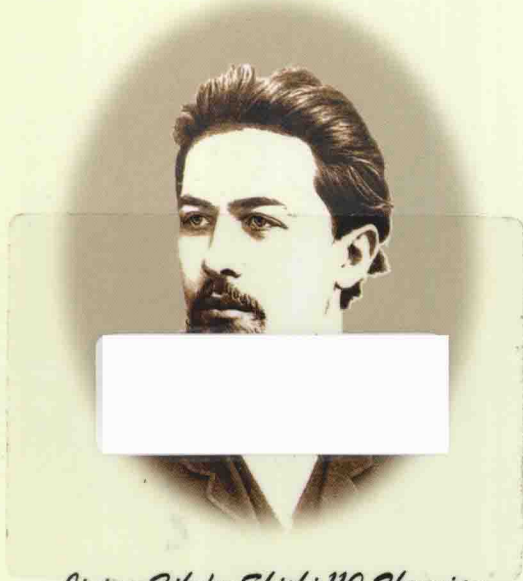


纪念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丛书

主编 童道明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Jinian Zhehefu Shishi 110 Zhounian
congshu*

线装书局

纪念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丛书

主编 童道明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 鲁迅等
译 . -- 北京 : 线装书局 , 2014.8
(纪念契诃夫逝世 110 周年 / 童道明主编)
ISBN 978-7-5120-1523-4

I . ①契… II . ①契… ②鲁…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5056 号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作 者 : (俄罗斯) 契诃夫

译 者 : 鲁 迅 胡 适 周作人 赵景深 高 莽
朱逸森 童道明 王景生 苏 玲

责任编辑 : 李津红

装帧设计 : 王文龙 白 晨

排 版 : 祥昀时代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 线装书局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100009)

电 话 :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 www.xzhbc.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制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0.5

字 数 : 131千字

版 次 : 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 0001—5000

定 价 : 27.00元

出版说明

安东·契诃夫，一位享誉全球的俄罗斯著名剧作家、短篇小说圣手，“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托尔斯泰语），在他去世百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依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依然被不同国度、不同年龄与肤色的人们所喜爱、欣赏与解读，依然不断地被再版、再排、再演。

契诃夫是忧郁的。他的忧郁缘于他有一双超越时空、洞悉一切的慧眼。站在19世纪末有些陈旧的门槛上，他不仅看到了浮华世象之下的庸俗、狭隘、自私与丑恶，更天才地预见到了20世纪、21世纪乃至更远的将来，那明媚曙光中挥之不去的游移暗影——心与心的隔膜。同时，契诃夫又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源于他对同类深切的爱，源于他对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与美好憧憬：新生活终将到来！他为此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忍耐，要有勇气承受痛苦与磨难，更要加倍努力地工作。

契诃夫对他笔下的人物怀有深切的理解、同情、包容与爱，他以自己的全部创作关注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肯定他们的辛苦劳作，为他们辩护——站在抒情诗的高度上，正如俄罗斯诗人霍达谢维奇所说：“起初他把他们表现为庸人，后来把他们表现为平常的人，对他们表示怜悯，再后来开始在他们身上寻找优点，最终对他们怀抱起巨大的爱。”这一点，在崇尚财富与成功的当代，对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显得尤为难得，尤为亲切，尤为温暖……

今年是契诃夫逝世一百一十周年，为此我们精心策划推出了这套包括人物传记、作品集、剧本集、论文集、札记与书简的丛书。其中，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契诃夫传》《剧本五种》和《札记与书简》是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百年契诃夫丛书”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契诃夫独幕剧集——从小说到剧本》和《论契诃夫》是著名契诃夫研究专家童道明先生首次推出的新作。《契诃夫独幕剧集——从小说到剧本》收录了契诃夫的《天鹅之歌》《纪念日》等9部独幕剧，并附相关小说及解析文章，通过具体实例就剧本的改编进行了剖析，从一个侧面为读者描摹出了契诃夫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创作的些许轨迹，为戏剧创作特别是改编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论契诃夫》是童先生对契诃夫研究成果的总结，精选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的相关论文近20篇，内容涉及契诃夫的生平、作品，以及中外戏剧大师关于戏剧问题看法的比较研究等，这些论文论述严谨，语言生动，见解独到，反映出作者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契诃夫其人其书。

本套丛书从选题策划到编校、设计都下了很大功夫。在确定小说集的译文篇目时，我们不仅对原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忧伤及其他》书目做了调整，还专程去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刊登在1919年第1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上的胡适译作《一件美术品》，作为第二篇译文，排在鲁迅译作《坏孩子》之后。《札记与书简》修订之余，童道明先生还特别新译了契诃夫的20多封书信，使通信人从原来的5位增加到29位，所反映出的生活也愈加生动丰富了。编校中最琐碎、最耗时的一项工作，就是相当内容的相互印证与考证。同一段引文（包括经典台词），《论契诃夫》《契诃夫传》《札记与书简》的正文或注释中可能都会引用，甚至反复出现在多篇论文中，而由于写作时间、所选译本的不同，内容上多少会有些出入，需一一订正，以免自相矛盾。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人名、地名和名人生卒年月的校订过程中，如“伊琳娜”与“伊林娜”、“奥尔加”与“奥尔迦”等。为了保证编校的统一与准确，我们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整理的相关资料近3万字，包括《契诃夫作品人物称谓一

览表》《契诃夫主要作品一览表》《契诃夫作品中译本编目》及名人评价摘录等，诚如主编戏谑之言，编完这套书，你们都可以去报考契诃夫专业的研究生了。现在回头看看，真是感慨。

在本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还要特别鸣谢丛书主编，同时也是主要译、著者童道明先生。为了这套书，童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不顾年事已高，酷暑高温，亲自校订了全部书稿（近80万字），并就书目、图片的编排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还要鸣谢王景生、高莽、朱逸森等其他几位译者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及时提供了译文的最新修订稿。

由于时间仓促，本套丛书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日后改进。

编 者

2014年8月18日

乐观的忧郁者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这是契诃夫对人类所寄予的美好愿景，也是契诃夫的作品中处处闪现的亮点。

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的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世界性影响却日渐深远。过去，作为小说家，他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莫泊桑”，今天，诺贝尔奖得主门罗则被称为“加拿大的契诃夫”；过去，作为剧作家的他被誉为“俄罗斯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今天，他则被公认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拓者。

这是因为，他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却属于新的时代，他的人道主义能超越时空，他的经典作品能与时代一道前进。即便是今天的人们，也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惆怅与希冀，也能体察到生活在一百年前的这位乐观的忧郁者与我们的心是贴得很近很近的。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坏孩子	(鲁迅 译) 001
一件美术品	(胡适 译) 004
可爱的人	(周作人 译) 008
安娜套在颈子上	(赵景深 译) 019
药内奇	(高莽 译) 031
邻居	(高莽 译) 051
牵小狗的女人	(朱逸森 译) 070
未婚妻	(朱逸森 译) 088
苦恼	(童道明 译) 109
套中人	(童道明 译) 116
万卡	(王景生 译) 129
带阁楼的房子	(苏玲 译) 134
后 记	153

坏 孩 子

伊凡·伊凡诺维支·拉普庚是一个风采可观的青年，安娜·绥米诺夫娜·山勃列支凯耶是一个尖鼻子的少女，走下峻急的河岸来，坐在长椅上面了。长椅摆在水边，在茂密的新柳丛子里。这是一个好地方。如果坐在那里，就躲开了全世界，看见的只有鱼儿和在水面上飞跑的水蜘蛛了。这青年们是用钓竿、网兜、蚯蚓罐子以及别的捕鱼家伙武装起来了的。他们一坐下，立刻来钓鱼。

“我很高兴，我们到底只有两个人了，”拉普庚开口说，望着四近，“我有许多话要和您讲呢，安娜·绥米诺夫娜……很多……当我第一次看见您的时候……鱼在吃您的了……我才明白自己是因为什么活着的，我才明白应当贡献我诚实的勤劳生活的神像是在哪里了……好一条大鱼……在吃哩……我一看见您，这才识得了爱，我爱得您要命！且不要拉起来……等它再吃一点……请您告诉我，我的宝贝儿，我对您起誓：我希望能是彼此之爱——不的，不是彼此之爱，我不配，我想也不敢想——倒是……您拉呀！”

安娜·绥米诺夫娜把那拿着钓竿的手，赶紧一扬，叫起来了。空中闪着一条银绿色的小鱼。

“我的天，一条鲈鱼！阿呀，阿呀……快点！脱出了！”

鲈鱼脱出了钓钩，在草地上向着它故乡的河塘那里一跳……“扑

通”——已经在水里了！

追去捉鱼的拉普庚，却替代了鱼，错捉了安娜·绥米诺夫娜的手，又错放在他的嘴唇上……她想缩回那手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的嘴唇又不知怎么一来，接了一个吻。这全自然而然的。接吻又接连的来了第二个，于是立誓，盟心……幸福的一瞬间！在这人世间，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幸福大抵在本身里就有毒，或者给外来的什么来毒一下。这一回也如此。当这两个青年人正在接吻的时候，突然起了笑声。他们向水里一望，僵了：河里站着一个水齐着腰的赤条条的孩子。这是中学生珂略，安娜·绥米诺夫娜的弟弟。他站在水里面，望着他们俩，阴险的微笑着。

“暖哈……你们亲嘴。”他说，“好！我告诉妈妈去。”

“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拉普庚红着脸，吃吃地说，“偷看是下流的，告发可是卑劣，讨厌，胡闹的……我看您是高尚的正人君子……”

“您给我一个卢布，我就不说了！”那正人君子回答道，“要是，不，我去说出来。”

拉普庚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卢布来，给了珂略。他把卢布捏在浸湿的拳头里，吹一声口哨，浮开去了。但年轻的他们俩，从此也不再接吻了。

后来拉普庚又从街上给珂略带了一副颜料和一个皮球来，他的姊妹也献出了她所有的丸药的空盒，而且还得送他雕着狗头的硬袖的扣子。这是很讨厌孩子喜欢的。因为想讹得更多，他就开始监视了。只要拉普庚和安娜·绥米诺夫娜到什么地方去，他总是到处跟踪着他们。他没有一刻放他们只有他们俩。

“流氓，”拉普庚咬着牙齿，说，“这么小，已是一个大流氓！他将来还会怎样呢？！”

整一个七月，珂略不给这可怜的情人们得到一点安静。他用告发来

恐吓，监视，并且索诈东西；他永是不满意，终于说出要表的话来了。于是，只好约给他一个表。

有一回，正在用午餐，刚刚是吃蛋片的时候，他忽然笑了起来，用一只眼睛使着眼色，问拉普庚道：“我说吧？怎么样？”

拉普庚满脸通红，错作蛋片，咬了饭巾了。安娜·绥米诺夫娜跳起来，跑进隔壁的屋子去。

年轻的他们俩停在这样的境遇上，一直到八月底，就是拉普庚终于向安娜·绥米诺夫娜求婚的日子。这是怎样的一个幸福的日子呵！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说明了一切，得到许可之后，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园里去寻珂略。他一寻到他，就高兴得流下眼泪来，一面拉住这坏孩子的耳朵。也在找寻珂略的安娜·绥米诺夫娜，恰恰也跑到了，便拉住了他的那一只耳朵。大家必须看着的，是两个爱人的脸上，显出怎样的狂喜来，当珂略哭着讨饶的时候：

“我的乖乖，我的好人，我再也不敢了！阿唷，阿唷，饶我！”

两个人后来说，他们俩秘密的相爱了这么久，能像现在扯住这坏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所感到的那样的幸福，那样的透不过气来的大欢喜，是从来没有的。

（鲁迅 译）

一件美术品

亚历山大（名）史茂洛夫（姓）是他母亲的“独子”，这一天，他手里拿着一件用报纸包着的東西，脸上笑嘻嘻的走进葛雪柯医生的待诊室。

葛医生喊道：“好孩子，你好吗？有什么好事说给我听？”

那少年人有许多话一时说不出来，便说道：“先生，我母亲叫我致意问候你。你知道她所生只有我一个孩子，你救活了我的性命，你的医道真——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葛医生高兴得很，说道：“好孩子，你不要这样说，那是我应该做的事。做医生的都应该这样做。”

那少年道：“我母亲就生我一个儿子。我们是穷苦人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重重的报答你的恩德。我们心里终过意不去。我的母亲——先生，她所生只我一子——我的母亲有一件最心爱的小铜像，请你赏收，总算我们一点小意思，这是一件古铜的雕刻，是一件美术品。”

葛医生正要开口说“我的好孩子”……

那少年一面打开纸包一面说：“先生你千万不要推辞，你要不肯收下，母亲和我便都不快活了，这是一件小宝贝——一件难得的古董——我的父亲是一个收买古董的，他死后我们母子接着做这生意，这件古董是我们留在家里做我父母的一种纪念品的。”

那一重重的纸包已解开了，那少年恭恭敬敬把他的礼物摆在桌上。原来是一支雕刻很精致的古铜烛台，雕刻的是两个裸体的美人儿，那种

娇痴妩媚的神气。别说我不敢描写，简直是描写不出。

那两个美人儿笑容里狠带着一点荡意，好像他们若没有据住烛台的职务，真要跳下地来大大的玩一回了！

葛医生把这礼物细细看了一会儿，搔着自己头发，微微咳嗽，说道：“一件好东西，这是不用说的。

“但是——你知道——我怎样好说呢？——这是不很雅观的，裸体的女人——这是不合礼法的。”

那少年问道：“为什么？”

葛医生道：“老实说罢，你想我怎么好把这种东西摆在我的桌上呢？这可不把我一家都引坏了？”那少年狠不高兴，说道：“先生，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你的，你的美术思想也算怪了！你看，是一件美术品，这多好看，工夫何等精致，对着他真可教人心里快活，真可教人掉下眼泪来，你看这多活泼，你看这气韵！！这神气！”

葛医生打断他的话，说道：“我狠懂得这个，我的孩子。但是，你知道，我是有家眷的人，家里有小孩子，还有一个丈母，这里常有女太太们来看病。”

那少年道：“你要用平常人的眼光看上去，那自然不同了。但是我请你不要学那平常的人。

“你要是不肯收，我母亲和我心里都很难受。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你救了我的命。我们求你赏收了这件我们最心爱的东西。可惜一对烛台只有这一支了，还有那一支竟找不到。”

葛医生没有法子，只好说道：“多谢你，好孩子，请你替我多谢你的母亲，我同你没有道理可辩，不过你也应该想想我家的小孩子和女太太们。但是我同你辩论是没有用的。”

那少年见他有意肯收了，高兴得狠，说道：“先生，是的，你同我辩论是没有用的。我替你摆在这里，和你这个东洋瓷瓶平排。可惜还有那一支找不到了。可惜！”

送礼的少年走了后，葛医生对着这件不欢迎的礼物，手抓头发，心里盘算道：“这件东西可真不坏，这是不消说的。把他丢出去，未免可惜了。但是我家里是留不得的。这事儿倒有点难办。还是送给谁呢？”

他想了一会儿，想到了契柯夫大律师。这位大律师是葛医生的老同学，现在声名一天大似一天，近来又替葛医生赢了一件小小的诉讼案。

葛医生心里想：“得了！他看老朋友的面上，不要我的律师费，我正该送他一件礼物。况且他又是一个没有家眷的人，狠爱这些玩意儿。”

葛医生主意打定，把那古铜烛台包好，上了马车，到契柯夫大律师家里来。刚巧他的朋友在家，葛医生高兴得狠，说道：“你瞧，老朋友，上回承你的情不肯收我的费，我今天特地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来谢你，你务必赏收了。你瞧这东西多好！”

那位大律师瞧见烛台，高兴极了，喊道：“再好也没有了！真好工夫！这样精致！你从什么地方找着这件小宝贝？”他说到这里，忽然回过头来，对他朋友说道，“但是，你知道，我这里不能摆这样一件东西。我不能收下。

葛医生睁着眼睛问道：“为什么？”

大律师说：“你知道，我母亲常来这里，还有许多请我办案的人来。我留这东西，还有脸见我的用人吗？还是请你带了回去。”

葛医生失望得很，大声喊道：“决不。你千万不要推辞。你看这件东西的雕刻工夫！你瞧这神气！我不许你推辞。你要不肯收就是瞧不起我了。”

葛医生说完了话，忙着跑出大门。他坐在马车里，搓着手，心里很高兴，总算完了一件事。

契柯夫大律师嘴里咕嘟道：“怎么好？”他细看这礼物，心里盘算如何办法。

“这东西真好！但是我可不能收下，丢了他又太可惜，还是做个人情，送给别人罢。但是送给谁呢？……有了！一点也不错，我拿他去送

给那位喜剧名家夏虚京。他是一个古董收藏家，今天晚上又是他五十岁的生日。”

这天晚上，那支古铜烛台包得好好的，由一个送信的送到夏虚京的上装室里。这一晚，他这间房里来了一大群男人，是来看这件礼物的。大家喝彩叫好，一房间里都是声响，就像一群马吼。

戏园的女戏子听见了也来敲门，夏虚京隔着门叫道：“我的好姑娘，你不能进来，我的衣服还没有穿好。”

散戏的时候，夏虚京耸着两只肩膀说道：“这件宝贝东西我怎么办呢？我要带回家去，我的女房东是不答应的。还有，女戏子常常来看我。这又不是一张照片可以藏在抽屉里。”

他背后替他理头发的人听他自言自语，也替他打算，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不卖了他呢？我家隔壁的一个老妇人专做古董的生意，他一定肯出很好的价钱向你卖这个。这个老妇人姓史茂洛夫，这城里人都认得他。”

夏虚京就依了他的主意。

过了两天，葛医生正在他的书房，嘴里衔着烟斗，心里想着一件医学的问题，忽然房门开了，前天送礼物的少年亚力山大走了进来。那少年满脸都是喜色，高兴得很，得意得很，手里拿着一件东西用报纸包裹着。

他忙着说道：“先生，你想我怎样快活？运气真好！巧得很，我母亲居然买到你那对烛台的另一支了。你这一对儿现在全了。母亲高兴得了不得。她所生只有我一个儿子，你救了我的命。”他快活得手都颤了，满心的感激。他把包裹解开，把那支古铜烛台摆在葛医生的面前。

葛医生张开口，要想说句话，但是说不出来——他没有说什么。

（胡适 译）

可爱的人

休职佐化郎泼来曼涅珂夫的女儿阿伦加坐在屋后面廊下，恍恍惚惚的遐想。天气颇热，苍蝇成群的飞着，极其恼人，但想到快要晚了，也觉得愉快。暗里的雨云从东方会集。空气中时常夹着湿气，一阵阵的吹来。

寄寓在家里的，露天剧场谛伏黎的总经理古庚立在园的中央，仰着头看天。他绝望的说道：“又下雨，又要下雨了！日日下雨。仿佛特地欺负我似的。我还不如上吊的好！这真是倒霉！每日的大损失。”他擎起两手对着阿伦加说道：“阿理喀·绥密诺夫那，你看，这是我们所过的生活。这真够教人哭了。人家尽心竭力的做事，夜里不得睡觉，困倦的要不得，而且费尽心思，想顶好的方法。可是什么效验？第一，这班看客全是愚蠢粗鄙。我给他们看最好的小歌剧，风雅的假面剧，第一等的戏子，但你猜他们所要的是什么？他们不懂这些东西。他们只要小丑，要恶俗的东西。其次，又看这天气。几乎每晚下雨。这雨从五月十日下起，一直过了五月、六月。这真是可怕。看客不来，我却一样的要付地租，与戏子的工钱。”

次日晚上，又上来了云，古庚便又狂笑说道：“好，只管下雨；你淹没了园，淹死了我也好！将我现世与来世的幸运都消灭也好！让戏子来捉了我去！送我到监狱里去——到西伯利亚——到刑场上去！哈哈

哈！”

次日又是一样的事。

阿伦加不开口，很庄重地听他说话，有时眼里流下泪来。到了后来，他的不幸的事很感动了伊的心，伊渐渐爱他了。他是一个瘦小的人，黄面皮，卷螺发梳下了盖在额上。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口角扯向一边，他的面上常带着绝望的颜色，但他却引起了伊的深而且真的爱情。伊平时总有所爱，是无爱不能生存的一个人。伊最先爱伊的父亲——他如今坐在暗屋子里喘气——又爱伊的姑母，住在勃良斯克，隔年总来一趟的。从前在学校时候，又爱伊的法文教师。伊是一个温和慈善的女子，眼光很温柔，身体也很壮健。假如人见了伊颜色如蔷薇花一般丰满的两颊，白嫩的脖颈，生着一粒小黑子，听人家愉快的谈话时候，面上现出的和善真率的笑容，男子便心里想道，“这倒很不丑”，面上也堆上笑来。若是女客，便在谈话中间，也不禁突然捏住伊的手，很高兴的说道：“你这可爱的人呵！”

伊所住的屋——伊从出世以来，便住在这里，父亲写好了遗书，已将这屋传给伊——在市的尽头，去谛伏黎不远。每晚或夜间，伊能听到乐队的奏乐，花炮的爆裂声，伊便仿佛觉得这正是古庚在那里同运命争斗、正炮击他的敌人——便是冷淡的看客的壕堑，伊心里觉着一种愉快的震动，不想睡觉了。清早他回寓所的时候，伊轻轻敲着卧房的窗门，从帷后露出面孔和一个肩膀，对他温和的微笑……

他向伊求婚，他们不久便结婚了。他初次走近，看见伊的脖颈和肥白的肩膀时，他擎起两手，说道：“你这可爱的人呵！”

他很幸福，但结婚这一日昼夜都下雨，他的面上仍然留着绝望的颜色。

他们很顺遂的过日子。伊常坐在古庚的事务所，管理谛伏黎的杂事，记账目，付工资。伊的蔷薇一般的面颊，愉快真率的笑容，各处出现，忽在事务所窗口，忽在食堂里，忽在剧场的背景后面。伊又常常对